

紅中魂

张永枚



I247.5
58:1

红巾魂



张永枚著·花城出版社



Z069640

39095

内 容 提 要

本书以一九二五年初国共合作第一次东征为背景，着力描写了颈系红巾的黄埔学生军出师广州、强攻淡水、直下海丰、浴血锦湖的战斗历程。年青的共产党员尉迟松是学生军某连排长，他忠直勇敢，屡立战功，却反遭军事骗子和内奸陷害，被判处死刑，押往刑场。幸有周恩来一力救护，又得廖仲恺亲令平反，才不致冤沉大海。他的恋人卓波，随军出征，与反革命“丈夫”数度狭路相逢，几番殊死搏斗，终于以重伤之躯手毙仇敌。作品以这对情侣的曲折经历为线索，引出了一系列错综复杂的矛盾冲突：青年军官司徒竹，误中奸计，险些亲手枪毙手足兄弟；女侠呼延氏，一身武艺，威震敌胆，却被“革命功臣”暗算；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，热爱人民，雄图大略，识破敌军用兵诡计；蒋介石阴阳两面，贪天之功，以革命军民的鲜血为自己铺设了青云之路。

全书结构严密，奇峰迭起；人物性格鲜明，文笔流畅清丽，具有引人入胜的艺术魅力。

红 巾 魂

张永枚

•

花 城 出 版 社 出 版

（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）

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

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17印张 2插页 360,009字

1984年12月第1版 1984年1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133,000册

书号10261·505 定价1.90元

封面设计 岳作新

河
外
天
文
学

P157
1

统一书号 13031·3663
定 价, 2.35元

本社书号, 5230·13-5
科技新书目, 150-036

出
版
社

库

●红巾魂●

是诗人张永枚的第一部长篇小说，着力描绘了国共合作第一次东征中黄埔学生军出师广州，强攻淡水，直下海丰，浴血棉湖的战斗历程，故事情节扣人心弦，有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，有一波三折的爱情纠葛，有民族英魂的凛然正气，有政治赌徒的革命投机，种种矛盾冲突错综交织，展现了那风云初起、鱼龙混杂的历史画卷。

书号 10261·505

定价 1.90元

我们……陆军军官学校的军队
来了！

我们的记号是颈系红巾……

——引自黄埔军校《告人民同胞》

第一章

树冠宽大的金凤树，被冰冷的海风吹得发抖，不时飘下成对的小叶，落在马路边，落在木板房、茅寮的门前。一位身穿蓝布破衫的老人，蹲在金凤树下，摆卖潮州歌册、择吉避凶的《董公书》和快要到来的乙丑年（一九二五年）的黄历。从海上升起的有些发虚的太阳，已经高过那边两层的洋楼，老人还没有卖到一个铜子。好久，好久，这老人都蹲着不动。一队身穿黄军衣的巡逻兵巡到这里，兵头向他大喝一声，“戒严了！还不快滚！”他仍是丝毫不动。兵头用枪托向他砸去，他才沉重地倒在地上，象一尊石刻的像，头枕着黄历上的春牛。原来，他已是一具僵尸。

这儿是广东东部名城汕头的一角。汕头，是南方的一个滨海重镇，粤东、闽西南的门户。它位于韩江三角洲南端，地沃水秀，人称鱼米之乡。汕，就是指捕鱼的用具；古人曾以“汕汕”来形容游动的鱼儿。但现在却是鱼市萧条，米珠薪桂，街空巷冷，遍地饿殍。叛变国民革命的广东军阀陈炯明，霸占了汕头和整个广东东部。

那时，汕头还没有正式设市，只有个四年前（一九二一年）成立的市政厅，已成为当地人所咒骂的“兵房”。外马路有名的岭东甲种商业学校，师生全都逃散，文明地成了虎狼窝。汕头，在军阀的刺刀下呻吟……

汕头城南，有大约一千五百米宽的岩石海。碧波上不见一片渔帆，只停着艘“海”字号的北洋军阀的巡洋舰。一对烟囱，飘出些余烟；前甲板上，聚集着军官和水兵，饮酒吃鸡，听一位潮剧女伶清唱。一个左手拎着酒瓶的军官，醉得两眼发直，上去就拧女伶的脸蛋，说：“你骑到主炮上去唱，唱！”女伶胆怯地连连说：“不……”军官把女伶拦腰抱起，放到主炮的炮筒上，强摀她骑着炮筒。官兵们狂笑，吹着口哨，把酒瓶里的酒向女伶梳着大辫子的头上洒去。醉酒的军官说：“潮汕美人儿！快给我唱个《尼姑思凡》！我们把你们的竞帅陈炯明从香港载回汕头，辛辛苦苦，还不慰劳慰劳呀？”另一个军官说：“没有我们北洋的接济，你们的竞帅早被孙中山当落水狗打了！”女伶伏在炮筒上哭了起来。醉酒的军官吼道：“再不唱，我把你塞进炮筒子去，让你做一个肉弹！”……

岩石海鼓起愤怒的浪头，撞着这艘北洋军阀的巡洋舰。带着泡沫的排浪，向南边卷去。

岩石海南边是名传四方的风景区，名叫岩石。它有大小

丘峰三十四座，嵯峨多姿，雾迷云罩。今天，色如古铜的香炉峰上，架着机关枪，高约三十多米的圆形巨石——青龙吐珠下，一柄柄刺刀闪着青光，美景“桃花涧”、“西洞泉声”等处，都被巡逻的大兵弄得杀气腾腾，象是大敌将临的战场。小华山谷的一座庭院四周，更是三步一岗，五步一哨，似乎天上的飞鸟，地上的蝼蚁，也是危险分子。

庭院里的大厅，聚集着一伙带兵杀人的高官，正举行宴会。只听一个苍凉的声音念道：

“我出我车，于彼牧矣。自天子所，谓我来矣！召彼仆夫，谓之载矣！王事多艰，维其棘矣！”

这个念诗的是谁？

他，就是救粤军总司令，姓陈名炯明字竞存，故被部属称为竞帅。此时，他正站在摆满南国佳肴的大圆桌旁，向将官们念了上面那段《诗经》。此人，与北洋军阀的头子吴佩孚齐名，人称“南北两大秀才”，对《诗经》据说能倒背如流；但他的部下却大多不知所云。坐在他右手边的东路军洪副总理，一对铜扣般大的眼珠，随着竞帅念诗的抑扬顿挫，转来转去，定光在竞帅蓝细布长衫的胸口，不敢看那有神的眼睛，预感到自己张罗酒宴是做了错事。

陈炯明倒背双手，挺胸，扬起下颏，摆出屈原行吟的姿势。“咔”一声，一团白光闪过，军中摄影师为他拍了照。

陈炯明以右手的大拇指，捋了一下上唇浓浓的短髭，说：“这段《诗经》，要让胡适之、郭沫若先生译起来，我想大体是……”他把面前的安南象牙筷拨到一边，又移开了高陂产的青花酒杯，“开出我的战车，走向辽阔的旷野，我来了！奉天命而来。仆夫啊！快载好杀敌的兵器！国家是如此的多

难，真是遍地荆棘！快快赴国难！”

一片鼓掌声，说明部属们都听懂了。陈炯明的海丰同乡旅长牟益坤，霍的站起，两只手伸得长长的，死劲拍着。他的确被竞帅的演说打动了心。部属都坐着，只他站着，颇有点鹤立鸡群的气派。以致陈炯明笑吟吟地问：“牟旅长有话要发表？”他不知所措，忙说：“不才不才……”红着丝瓜脸坐下。

“你们的标语写得好。”陈炯明指着对面墙上的两幅红绿标语，“头一幅：孙文是天下大乱的罪魁祸首。大家想一想，我们粤军为什么要倒孙？还不是他逼出来的！逼上梁山哪！”

牟益坤不禁想起民国十三年六月，炮打广州观音山总统府。他曾率领一支冲锋队，猛扑孙中山的居处粤秀楼。“孙文下野！活捉孙文、宋庆龄！”喊得他的嗓子，几乎三天说不出话。可是，孙文、宋庆龄却没有抓到。孙中山登上了永丰军舰，驶进省河，炮轰叛军。一块弹片打中牟益坤的左腿，鲜血直流，留下龙洋大的一块伤疤……孙中山终于被他们逼得出走上海，陈炯明霸占了广东。牟益坤以为他的竞帅从此就是当今岭南王了！哪知好景不长，孙中山又依靠滇军、桂军和忠于他的粤军等部队，于翌年打回了广州。使他们只得退守东江流域。逼得他们的竞帅寓居香港，两天前才回到汕头，在砦石和他们开会……

陈炯明移了移穿青布鞋的脚，双手扶着圆桌边，接着说：“头一件，孙文总是左一个北伐，右一个北伐，弄得我粤民穷财困，哀鸿遍野。有的地方，卖开了人肉，八个铜板一斤。苦啊！”他简直要流下泪来，“二一件，拒谏饰非，反目成仇。他，不仅不听我保境息民的劝阻，反而说我有政治野心，免去了我陆军部长、内务部长、广东省长三职。并想加

害于我……我可是多年相从于他的人啊！”接着，他讲开了他和孙中山的“公谊”、“私谊”。

清宣统元年（一九〇九年），被海丰县推举为广东省咨议局议员的陈炯明，加入了孙中山手创的同盟会。这位戊戌（一八九八年）科的秀才，曾赴香港参加了党人组织的支那暗杀团。一时间，腰插手枪，怀揣炸弹，常暗随清朝大员官轿之后，却不见杀得一个“鞑子”。震惊中外的辛亥年三月二十九日广州起义，他任编制课课长兼调度课副课长，负责率领一路敢死队，进攻巡警教练所。奇怪的是，当黄兴等人视死如归，猛攻两广总督署，黄兴被打断一根手指，志士尸横通衢之时，却不见了这位课长。原来，他已躲藏在珠江水面的一只海丰盐船上，然后只身逃出了广州。

武昌起义后，陈炯明和忠于国民革命的邓铿，被派到东江组织民军起义。机运使人腾达，他紧紧抓住机运。矮子爬楼梯，步步高升，正是他这类人的一种本色。他抓住了一支民军，依惠阳古称“循”而定名，号：循军。人民群众汹涌澎湃的革命浪潮，浮着他野心满载的生命之舟，到达了夺得惠州所属各县的彼岸。坐在他右边的洪副总指挥，就是他那时收编来的一位清军管带。人说：是他向陈炯明献出了惠州的屏障：天险飞鹅岭。广州光复，陈炯明一跃而为广东副都督、代理都督……待到袁世凯要做皇帝，他竟接受老袁的任命，做起都督来。孙中山和黄兴，力主他讨袁。他却以“广东兵力薄弱”为由，不予出兵，大过其都督瘾；眼看老袁成了千夫所指，义师四起，他才宣布广东独立。他手下的一位师长，倒向老袁，开炮打他的都督府。他一听炮声响，卷起巨款逃。一逃逃到了新加坡，和此时坐在他左手边的东路军林总

指挥等人，搞起一个中华水利促进社，却不见他们修过一条水渠，甚至不见他们买过一架水车；反和孙中山大唱对台戏。袁世凯要倒了，他又紧紧抓住机运，王八肚子里插鸡毛，归（龟）心似箭，回到了他的发祥地广东东江一带。在惠阳附近组织民军起义，打出粤军司令部的旗号，自封为总司令。老袁流水落花春去也，他瞅准又一个机运来了，立即宣布拥护以黎元洪为总统、段祺瑞为国务总理的北京政府。这个以兵起家的兵柄狂，竟通电“军人拥兵自重为国之弊”，主动把军队交北京政府改编，来了个赴京“殿试”，晋见黎元洪。以为从此进入中枢，有朝一日，传檄天下。不料，黎元洪只给他一个“定威将军”的空头衔，在他的故乡给他修了一座将军府。除此，什么也没有捞到。他要抓紧机运，反被机运捉弄。部下说：竞帅是弓起腰杆淋雨，背时（湿）。

过河要靠桥，上楼要攀梯。孙中山就是他的桥，他的梯。他又一次投到孙中山麾下，发誓要痛改前非，忠于他的总理。中山先生是一个宽厚的人，不仅让他来广州大元帅府供职，还把辛苦经营得来的二十营军队交给他，命他开到福建去发展，又一次给了他机运。他靠着中山的旗帜，以及全军的英勇作战，从北洋军手中，夺得了闽西二十余县的地盘。他在漳州，附合时代新潮流，高唱“刷新政治”，提倡“新文化”。孙中山被桂系军阀赶出广州，督促他挥师回粤，他率部打回了广州。这时，他的部队已发展到三万多人，身兼陆军部长、内务部长、广东省长、粤军总司令四大要职，红得发紫，俨然一位土皇帝；连孙中山要就任大总统，也敢反对。逼得孙中山踵府“请示”，说：竞存，别人回到广州，都有了差事，惟独我没有，请你分配分配吧……

陈炯明此刻讲的“公谊”、“私谊”，当然是把上述事情翻着说。他是中山的桥，他是中山的梯，是中山拆桥、抽梯……所以，才逼上梁山。

“……炮打总统府，在座的袍泽，哪一位接到过我的命令？唉？”陈炯明的眼珠，象镏了一层金粉，看得部属们面面相觑。洪副总指挥明明记得，发动炮打总统府是竞帅的秘谕，却用他的湖南腔说：“那是我们干的罗！”使他的竞帅嗯了一声，表示赞许。

“可孙文非说我是叛贼不可。退守东江这两年来，他哪一年不出兵来打我们？真是你死我活啊！只要百姓安居，竞存个人死又何惜！但局势糜烂至此，只怕我死了，广东也不得太平。所以，我讲这条标语写得好。我前面引《诗经》提到的国难，就是孙文造成的！”

桌上的二龙戏珠冷拼盘、灯笼明虾球，散出股股香味，直冲牟益坤的鼻孔。由于他是陈炯明的老乡，属于海丰系，有时在帅前颇为随便，更为了在袍泽面前来个老鼠掀门帘，露一小手，标榜他与竞帅的不凡关系，竟走到陈炯明扶着的圆桌边，操起一瓶澄海出的狮泉白酒，勤务兵似的说：“我给你斟酒。”就用牙去咬那铁皮制的瓶盖。

“不要开！”陈炯明拿眼白对着牟益坤。这旅长触了霉头，赶忙放下酒瓶，嘿嘿地笑着，退回他的座位。

“第二条标语写得更不错。”陈炯明不顾佳肴放冷，接着讲，“联俄联共，亡国灭种。这更是国难所在！去年一月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，是一个亡国灭种的大会。中国要照那决议做去，就要变成苏俄一样的地狱世界！田仔就要打死田公！打工仔就要踩死实业家，我们个个都要死无

葬身之地！诸位知道，我是主张‘刷新’、‘改造’的，我当省长时，还请过陈独秀先生来做教育委员。但共产党那些后生仔，不是刷新，也不是改造，而是放一把火，把整个华夏烧掉，玉石俱焚，同归于尽。肯定失败无疑！我们已面临这样的危险！所以，我念了那一段诗经，提醒诸位袍泽。”

“死无噍类矣！”救粤军东路军林总指挥蹶起二郎腿，转动着右脚尖儿，冷冷冰冰地说。

“正是这样！”陈炯明语调渐缓，嘴角出现一丝笑，“好在天赐良机，孙文不仅离开广州，去北京和段祺瑞等大人物谈判，宣传他的开国民大会那一套；而且，据秘报，他病了！”

“孙文病了？”“死了好罗！”部属们交头接耳，喜形于色，好象整个广东已经又归于他们。

“广州现在是群龙无首。国民党的不少有识之士，早已反对孙文联俄、联共、扶助农工的亡国政策。他们肯定要互相咬起来！”

“咬死廖仲恺！咬死蒋介石这条赤狗！”洪副总指挥笑里含恨地插话。

“蒋介石……”陈炯明以不屑一提的口吻说，“在闽西时，他不过是我手下的一位上校参谋长。现在当个黄埔军校的校长，领着一伙学生仔，成不了什么大气候。”部属们点头称是。

“我们必须火速进军广州！兄弟我就是为了这着棋才从香港返来的。这着棋不能只靠我一个人下，孤掌难鸣嘛，要大家下。关键是用什么样的精神来下这着棋。”陈炯明望着满桌的佳肴，“银丝干贝，蟹里藏珠，盐焗荷叶鸭……简直要爆出个满汉全席呀！”

洪副总指挥赶紧站起：“竞帅，只想到给你接风，庆祝我

军更名救粤军，你荣任总司令……错在我，在我……”

陈炯明态度平和，毫无愠色地说：“要是在广州，也许我有这个胃口。兄弟要有银元或是港纸（币），今天一定请这个客。可是，我不仅没有一个钱，而且还欠下香港水电公司一笔电费，寓所的电线，已经被公司剪断，只好点一盏省油灯……王事多艰，维其棘矣！”说罢，一掸衣袖，转身就向大门走去。在门边，他回过头来，眼珠又象溜了一层金粉似的发光，大声说：“快载好杀敌的兵器！快快赴国难！”

众将官来不及立起送他，他已消失了踪影。洪副总指挥一面尾追着他的竞帅，一面说：“罢宴！罢宴！有本事上广州吃去！”……恰这时，停在砗石海上的北洋军舰，响起了汽笛，呜呜几声，象是给陈炯明助威。

第二章

温暖如春的南国，也有寒凉的时候。早晨的珠江，泛闪着冰一样的光，江风使一张张褐色的大帆，直打寒战；两岸的林木，虽是绿的，却垂下了树梢。珠江冷冷地流着，流到珠江三角洲北端的大城广州，再流向东南。江水拐弯处，有一个黄埔岛。

岛上长州要塞炮台前面，竖着一根高高的旗杆，杆顶挂着一面大红的旗子，旗子正中，有一个斗大的字：蒋。

旗子下，走着一行军人。头一名，全副武装，是位开道的副官；殿后的，是四名衣着整齐，背枪的卫士；卫士前面，是位年轻的秘书，背着一个皮囊；他们一齐拱卫着居中的一位将军。那气派，就象粤剧舞台上大将出场。

居中的将军，细挑个儿，脚穿黑皮马靴，头戴缀有青天白日徽号的圆顶大盖军帽，身披一件比他身量宽大得多的黑哗叽斗篷；脸型瘦长，面色光润，鼻梁略长而高直；眉毛较

淡而不粗，与眼泡的距离似比一般人要近得多，那眉梢象连着眼角；不大的眼睛，黑是黑，白是白；人中，嘴巴，轮廓分明，象雕刀刻出来的一般。他的外表颇为精干，加上走路步子有意迈得又大又快，给人一种受过严格军事训练的感觉。那被江风微微飘起的斗篷，又显出威严的气派。看他的年纪，至多三十一二；其实，他已经三十八岁。

几个上码头乘船去买菜的军需人员，毕恭毕敬，立正在路边，向他举手行礼，齐说：“校长早安！”他从斗篷里伸出戴白手套的右手，姿式正确地答以军礼，用带有浙江口音的国语说：“你们早。”

他，就是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校长蒋中正，字介石，浙江奉化溪口镇人。他正向距离码头约二十多米的校门走去。

校门刷得白白净净，横挂着“陆军军官学校”的牌子，门顶修成金字塔形，左右各有一个葫芦形的小柱。门上贴有一副对联：

升官发财请走别路

贪生怕死莫入此门

望那门里，林木森森，恍若巨大而翠绿 的 影壁。入门来，可见一幅幅标语，写的是：“拥护本党本校总理的三大政策”、“打倒帝国主义”、“打倒封建主义”、“共产主义是三民主义的好朋友”等。听那绿荫丛中，鸟儿在叽叽喳喳地鸣叫，从一棵榕树，飞到另一棵榕树，翅膀扑扑地响。一排排用竹子、苇席搭成的席棚里，学生兵正在“上讲堂”，从里边传出俄语的讲课声，翻译声，接着是各种口音的诵读声，广东、广西、湖南、湖北、四川、江苏、浙江……全国除新疆、西